

一条钱塘鲈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朋友最近送我一方鸡血章吓我一跳，四个字：钱塘老人。

说实话，我心理上还来不及适应这个称号。不过“钱塘”两字我是喜欢的，盖因外婆的一大家子都在杭州，最近去了一趟杭州，有学生在六和塔下的“六和茗轩”设宴款待。

席间一道名菜“清蒸钱塘海鲈鱼”让我不胜伤感也是同席者始料不及的。

钱塘鲈鱼享誉南北，指的是其特有的七星海鲈。习惯上，江钓的称江鲈，海钓的叫海鲈，因为七星鲈属于淡水咸水都能生存鱼类，这类鱼往往肉质鲜嫩甘美，如鲟鱼、刀鱼和鳊鱼。而我初识钱塘鲈鱼时还是个去杭州度暑假的13岁少年，外婆邻居有叫“老姜”的正在大块的石板上宰鱼，那鱼啪啪地撞击着石板，我上去一看便学着外婆的口吻连呼：“舍不得、舍不得！”

鱼漂亮极了。月白的鱼身印着墨玉似的斑点，半透明的鳍和尾都闪烁着玉质的光亮，大嘴看去也是玉质的，正大口大口地翕张着，生活在上海的孩子从没见过如此漂亮的鱼，便吵着要买一条，想在废弃的淘米池里养起来。大人都笑了：“买条来耍子？格仔儿真荒唐！”我很尴尬。但刚刚认识的玩伴根生拉拉我的衣襟认真地说：明天就去钓鲈鱼，养在淘米池里，随你玩多久。

离家3公里远的南星桥，是当时钱塘江有堤岸的一段，垂钓的不少，但都是长枪大戟的职业钓手，我们那小杆子能钓什么鲈鱼，连续几天，什么也没。看我失望，根生似乎比我还难过，不停地徘徊在一个络腮胡的鱼篓子附近。

大鱼篓子半浸在水里，我们往里探望，那里什么都有，一天下来有“翘嘴黄尾巴”，鳊鱼，鲫鱼，也有七星鲈。“看什么？小鬼头！”看我们转悠，

络腮胡便狠声地驱赶我们，“加欢喜就叫你们大人买！”“……没钱。”我们小声咕哝着。络腮胡乜了我们一眼：没钱可以用粮票换啊，还有肉票。不换滚远点！

回家的路上，根生一直没说话，那是1968年的夏夜，杭州热得灵魂出窍，根生兄弟四人都睡地板，我搬了大竹榻，邀根生出来露天睡。根生始终在翻身，半夜时分，朦胧地觉得他起了床，不知干什么，天快亮时，蚊子把我们咬醒，根生悄悄对我说，有办法了。

我没听懂，糊糊地又睡去，当天吃了午饭又跟他去了南星桥。根生那时只比我大1岁，到了那里很老成地拿出2张半斤的肉票跟络腮胡讨价还价，最后成了，我们兜着一条鲜活的钱塘大鲈回家，根生还用潮湿的薄纸蒙住了鲈鱼的两眼，说路上可以不死。

淘米池的水，根生早就蓄满了。一放入，周围的人都来看稀罕，那鱼也真是卖弄精神，上下

腾跃，左右忽闪。我找根柳枝，正在戏弄间，忽听得根生家一片喧嚷，他母亲的尖叫，父亲的咆哮，根生大哭着，兄弟们连声责备，似乎家里出了天大的事，我刚想去瞅瞅，被舅舅一把拖开，说，你闯祸了！为了你，他偷了家里肉票去换鱼，现在为了你正挨打！这个月，他们全家只好吃素了！

我吓蒙了。他父亲正用毛竹片死命抽他，“呼！呼！”根生试图憋住哭声，然而和咳嗽一样，哭声也是憋不住的，邻居们试图劝阻，但根生父亲的咆哮像头伤风的熊，谁都劝不住，最后还是我德高望重的舅公（杭人称“舅公爹爹”）出面道歉，送还鲈鱼，还赔上半斤肉票才了结此事。

我后来和根生长期保持通信联系，但不幸他在1994年就早早地去世。

倘活着，也该70岁了。[R]

“清蒸钱塘海鲈鱼”让我不胜伤感也是同席者始料不及的。